



 [英] 莎士比亚 / 著
廖红胥 刚 刘春亮 / 译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英] 莎士比亚 / 著
廖 红 胥 刚 刘春亮 / 译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莎剧选译 / (英)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W.) 著;
廖红, 胥刚, 刘春亮译.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643-2680-7

I. ①莎… II. ①莎 ②廖… ③胥… ④刘… III.
①戏剧文学—剧本—作品集—英国—中世纪 IV.
①I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0340 号

莎剧选译

[英] 莎士比亚 著

廖红 胥刚 刘春亮 译

责任编辑	吴迪
特邀编辑	王蓓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 × 210 mm
印 张	8.5
字 数	303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2680-7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译者序言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英国著名戏剧家和诗人，他出生于沃里克郡斯特拉特福镇的一个富裕市民家庭。莎士比亚是16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初英国最著名的作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他一生共写有37部戏剧、154首14行诗、2首长诗和其他诗歌。

莎士比亚的作品于1919年被介绍到中国，现已有很多中文版本的《莎士比亚全集》。我们在本书中选译的莎翁作品共四部：《暴风雨》、《哈姆雷特》、《李尔王》和《麦克白》，其中《暴风雨》是其最后一部力作，《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与另外一部作品《奥赛罗》并称为其四大悲剧。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也参考了许多其他译者的翻译，但由于作品内容多、难度大，加之译者才疏学浅，错误与疏漏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翻译此书是因为喜爱莎士比亚的作品，希望能用自己的理解和认识诠释其作品。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三位译者明确分工，各自负责一部分作品的翻译，本人负责《暴风雨》、《麦克白》的翻译，胥刚老师负责《哈姆雷特》的翻译，刘春亮老师负责《李尔王》的翻译；同时，我们又相互协作，交叉审阅了对方的稿件并提出修改意见。另外，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和老师们的支持，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廖 红

2013年8月

于四川攀枝花学院

目录

暴风雨.....1

哈姆雷特 51

李尔王..... 133

麦克白..... 213

参考文献..... 263



暴风雨

《暴风雨》是莎士比亚大致在 1611 年创作的，是其退出与戏院的密切合作之前，到他的故乡埃文河畔斯特拉福特休养晚年的最后一部作品。

贯穿这部戏剧的主要线索是一个魔法师和他女儿的一些故事，人们还没有找到这些故事里莎士比亚所知道的最准确的内容，普遍认为这部戏剧里面的岛屿是指英国人于 1609 年到弗吉尼亚的探险征途中失事的百慕大群岛。

但总体来说，故事线索并非剧作最重要的因素。超自然的元素同伟大的自由理想一起被介绍出来，剧作家的兴趣很明显不在栩栩如生地复制事件上。对人物角色的呈现，对宽容之美赋予吸引力的描写，以及令人愉快的诗歌一起让这部戏剧充满魅力。作者一次次带领读者穿梭于他相信人类互爱、和平共处便能创造奇迹的理想与信念之间，并由此塑造了魔法师的形象，这也与剧作家一生在事业上的伟大成就不谋而合。并且这种理想与信念的表达与作品内容毫不冲突，没有谁能够构造出比这部戏剧更适合的结尾，《暴风雨》这部传奇是世界戏剧文学的巅峰之作。



人 物

阿隆佐 那不勒斯王
西巴斯辛 阿隆佐之弟
普洛斯彼罗 旧米兰公爵
安东尼奥 普洛斯彼罗之弟、篡位者
腓迪南 那不勒斯王子
贡柴罗 正直的老大臣
阿德里安、弗兰西斯 侍臣
凯列班 野蛮丑陋的奴隶
特林鸠罗 弄臣
斯丹法诺 酗酒的膳夫

船长
水手长
众水手

米兰达 普洛斯彼罗之女
爱丽儿 飘渺的精灵
伊里斯，克瑞斯，朱诺，众水仙女，众刈禾人 精灵
其他侍候普洛斯彼罗的精灵们

场 景

海上的一只船；无人的荒岛



第一幕

第一场 海上的一只船上；暴风雨和雷电声

（船长和水手长上。）

船 长 水手长！

水 手 长 在这儿，船长。什么事？

船 长 好，对水手们说：出力，手脚麻利点，否则我们要触礁了。出力，出力。（下。）

（众水手上。）

水 手 长 嗨，弟兄们！出力，出力，弟兄们！麻利点，麻利点！把桅帆收起来。留心船长的哨子。——你尽管吹着你最大的风，只要船能掉头！

（阿隆佐、西巴斯辛、安东尼奥、腓迪南、贡柴罗及余人上。）

阿 隆 佐 水手长，当心。船长在哪儿？拿出男子气概来。

水 手 长 拜托了，别上来。

安 东 尼 奥 水手长，船长在哪儿？

水 手 长 你没听见他吗？你们碍手碍脚的。待在船舱里吧！你们简直跟暴风雨一样和我们作对。

贡 柴 罗 唉，大哥，别发脾气。

水 手 长 你叫这个大海不要发脾气吧。走开！这些波涛哪管你是不是国王啊？去船舱！安静点！不要来干扰我们。

贡 柴 罗 好，记住你让谁上船了。

水 手 长 我可爱惜自己的小命了。你是大臣，你要是能命令风浪停下来，让大家都能平安，那我们再也不干这拉帆收缆的营生了。把你的权力用出来吧。要是你不能，那就感谢老天爷让你活这么久，赶快钻进你的舱里，等着万一回来的不幸吧。——出力，出力，弟兄们！——好狗不挡路，我说的。（下。）

贡 柴 罗 这家伙给我很大的安慰。我觉得他脸上一点也没有要被淹死的神情，他的相貌活像是要上绞刑的表情。慈悲的命运之神，不要赦免他的绞刑，让绞死他的绳索作为我们的缆绳，因为我们的缆绳一点也抵不住风暴！若他不是命该被绞死，那我们就悲惨了。

(下。)

(水手长重上。)

水手长 把中桅放下来！赶快！再低点，再低点！让大桅横帆迎风张起来看看。(内骂嚷着。)

(西巴斯辛，安东尼奥和贡柴罗重上。)

遭瘟的，吼这么大声！连风暴声音和我们的号令都压住了。又来！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放手，白白淹死吗？你是想被淹死吗？

西巴斯辛 你喉咙生疮了么，你这乱吠、渎神、恶毒的狗！

水手长 那你来干吗？

安东尼奥 该死的贱狗！你这下流，粗野，喧闹的东西！我们才不像你那样害怕被淹死。

贡柴罗 我担保他一定会被淹死，因为这船不比果壳结实到哪里去，水漏得像个荡妇一样。

水手长 让船迎着风航行，把主帆和前帆扬起来，向海里开去！避开陆地。
(众水手浑身淋湿上。)

众水手 完了！乞求上天吧！乞求上天吧！完了！

水手长 怎么，我们非淹死不可了吗？

贡柴罗 国王和王子都在祈祷！让我们同他们一起祈祷吧，我们遭遇相同。

西巴斯辛 我没有耐心了。

安东尼奥 我们的生命被醉汉完全地作弄着。这个大嘴巴无赖——倘若你被淹死的话，愿波涛击打你的身体十次！

贡柴罗 他命中注定是要被绞死的，但是每一滴海水都不同意，势必气势汹汹地一口把他吞下去。(内嘈杂的呼声：老天保佑我们！我们遭难了，我们遭难了！再会吧，我的妻儿！再会吧，我的兄弟！我们遭难了，我们遭难了，我们遭难了！)

安东尼奥 让我们跟着国王一起沉没吧。

西巴斯辛 我们去和他道别。(下。)

贡柴罗 现在我真愿意用千顷的海水来换取一亩荒地，荒野荆棘，什么都行。照上天的旨意行事吧！但是我宁愿死在陆地上。
(下。)



第二场 岛上；普洛斯彼罗居住的洞室前

（普洛斯彼罗和米兰达上。）

米 兰 达 我亲爱的父亲，假若你让海水狂暴，兴起这场风浪，请你让它们平息下来吧。天空似乎要倒下发臭的沥青，但是海水翻腾到天的脸上，把火焰浇灭了。啊，我看到他们遭受痛苦，我也和他们一样痛苦！这样一艘华丽的船，里面肯定有好些尊贵的人，一下子便撞成碎片！啊，那呼叫声撞击到我的心坎上。可怜的灵魂，他们死了。要是我是个有权力的神明，我一定叫大海沉入地里，不让它把这艘船和它载着的人就这样一并吞没了。

普洛斯彼罗 镇定点，不要惊骇。告诉你那颗仁慈的心，一点灾祸都不会发生。

米 兰 达 啊，灾难之日！

普洛斯彼罗 不会有事的。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为你打算，我的宝贝，我的女儿，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我是比一个寒碜的洞窟的主人，你卑贱的父亲普洛斯彼罗，更出色的人。

米 兰 达 我从来没想过要知道更多。

普洛斯彼罗 现在我要告诉你更多的事情。帮我把我的法衣脱去。好，（放下法衣）躺在那里吧，我的法力。擦干你的眼睛，安心吧。这激起你的同情心的悲惨的沉舟景象，是我凭借法力非常妥善地预先安排好的，尽管你听到他们的呼号，看见他们沉没，但是这艘船里不会有一个送命的，一根毫毛都不会少的。坐下来，因为你必须知道更详细些。

米 兰 达 你总是刚要告诉我，我是什么人时，就突然住了口。对我徒然的询问，只是一句：“不要着急，时机未到。”

普洛斯彼罗 现在时机成熟了；你现在一定要撑开你的耳朵。乖乖认真听着。你还记不记得在我们来到这里之前的时候？我想你也不记得了，那是你还不到三岁。

米 兰 达 我当然记得，父亲。

普洛斯彼罗 记得什么？记得什么房子还是什么人？把你记得的画面告诉我。

米 兰 达 那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不像是记忆所证明的事实，倒像是一个梦。那时候是不是有四五个女仆侍候我？

普洛斯彼罗 不止这么多，米兰达。但这为何会留在你的脑海里呢？你在时

光幽暗的深渊里，还看得到其余的影子吗？要是你还记得你在没来这儿之前的情形，也许你就记得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米 兰 达 但是我不记得了。

普洛斯彼罗 已经十二年了，米兰达。十二年前，你的父亲，米兰公爵是一个有权势的国君。

米 兰 达 父亲，你不是我的父亲吗？

普洛斯彼罗 你的母亲是一位贤德的女人，她说你是我的女儿；你的父亲是米兰公爵，他唯一的子嗣就是你，一位堂堂的郡主。

米 兰 达 啊，天啊！我们是遭到了什么样的阴谋才离开那里的？还是那算是幸运的？

普洛斯彼罗 都是，都是，我的女儿。就像你说的，我们遭到了阴谋才离开那里的，因为幸运我们才漂流到此。

米 兰 达 啊，想到我让你劳神操心，我心里就很难过，只是我记不得了！请讲下去吧，父亲。

普洛斯彼罗 我的弟弟，也就是你的叔父，叫安东尼奥——你听好了，世上真有这样背信弃义的兄弟！——他是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之外，我最爱的人，我把国事多交给他管理；那时候米兰称霸诸侯王国，普洛斯彼罗也是最尊贵的公爵，威名远扬，在学问艺术上也是首屈一指；我因为潜心研究，便把政治放到弟弟肩上，对自己的国事不闻不问，只是沉溺于魔法的研究中。你那恶毒的叔父，你在听我说吗？

米 兰 达 父亲，我正聚精会神地听着呢。

普洛斯彼罗 学会了怎么采纳，驳斥群臣的意见，谁应当被提拔，谁因为升迁太快而应被贬谪，把我的手下重新册封，迁调的迁调，改用的改用；大权在握，让国中所有的人都得听从他的喜恶；他简直成为了一株常春藤，遮掩了我参天的巨干，吸取了我的精华。你在听我说没有？

米 兰 达 啊，好父亲，我正听着呢。

普洛斯彼罗 听好。我这样不管俗物，在幽居中修养我的品德，除了生活过于孤寂外，我的这门学问真可谓胜过世间一切可称道的事业，谁知道却招致我恶弟邪恶的天性；我给予他无限的信任，正像善良的父母生出刁钻的女儿一样，得到的回报却是他同样无限制的欺骗。他就这样做了国王，不但享有我的国税，并且僭用我的权力，就像是一个说谎的人相信自己的欺骗一样，他俨然以为自己就是



不折不扣的公爵。作为一个代理者，他极尽他的威权铺张外表的庄严，他的野心日益膨胀——你在听吗？

米 兰 达 父亲，你的故事把聋子都能治好。

普洛斯彼罗 作为代理公爵的他和他所代理的公爵之间还横隔着一道屏障，他要成为真正的独揽大权的米兰公爵。我，一个可怜人！——我的书斋便是我最大的王国——他认为我已没有了处理政事的能力；因为他疑心窥觑着公爵之位——他便和那不勒斯王协议密谋，甘愿每年进贡臣服，把自己的冠冕俯伏在他人的王冠之前。唉，可怜的米兰！一个从未曾向别人低首垂眉的邦国，而今却这样可耻的卑屈。

米 兰 达 啊，天啊！

普洛斯彼罗 听我告诉你他所缔结的条款，以及之后发生的事情，你再告诉我他还算不算一个兄弟。

米 兰 达 我不敢冒渎我可敬的祖母，然而贤德的娘亲有时却会生出不肖之子。

普洛斯彼罗 现在要说到这个条约了。那不勒斯王因为跟我有着根深蒂固的仇恨，答应了我弟弟的要求，就是说，以称臣纳贡，我也不知道要纳多少贡金——作为交换条件，他立刻把我和属于我的人，撵出国境，把美丽的米兰和一切荣衔权益全部赏给我的弟弟；因此在某个命定之夜，不义之师被召集起来，安东尼奥打开了米兰的国门；在寂静的深夜，阴谋的执行者便把我和哭泣着的你赶走了。

米 兰 达 唉，可悲可叹！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那时是怎么哭泣的，我现在愿意再哭泣一番。这是一件想起来让人伤心的事情。

普洛斯彼罗 听我再讲下去，你就能明白眼前的是怎样一回事了，不然这故事就一点也不相干了。

米 兰 达 他们那时为什么不直接把我们杀了呢？

普洛斯彼罗 孩子，谁听了这个故事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亲爱的，他们不敢这样做（因为我的子民很爱戴我），而且他们也不敢在这件事情上留下重大的污迹；她们企图用比较清白的颜色掩去他们的毒心。总之，他们匆忙地把我们押上船，驶出了十几里外的海面；他们在那儿准备了一艘腐朽的烂船，帆蓬、搪索、桅樯，一样也没有；就是老鼠见了也会立刻避开。他们把我们推到了这艘破船上，听我们向着周围的怒海呼号，望着扑面而来的狂风叹息，却反而增添了我们的危险。



米 兰 达 唉，我当时对你而言是怎样的一个拖累啊！

普洛斯彼罗 啊，你是一个小天使，幸亏有你我才不至于绝望而死。上天赋予你坚韧的品性，当我把热泪撒向大海，因心头的怨苦而呻吟时，你却向我微笑，因此我才生出忍耐的力量，准备抵御一切接踵而来的灾祸。

米 兰 达 我们是怎样上岸的？

普洛斯彼罗 凭着上天的保佑。我们有一些食物和清水，那是一个那不勒斯的贵族贡柴罗——出于善心给我们的，当时他被任命为参与这件阴谋的使臣，出于好心，他还给了我们好衣服，衬衣，毛织品和各种所需用的东西，使我们受惠不少；知道我喜欢我的书籍，他就特意从我的书斋里把那些我看得比我的王国更宝贵的书籍给我带来了。

米 兰 达 我真希望能见一见这么一位好人！

普洛斯彼罗 现在我要起来了。（穿上他的法衣。）

好好坐着，听我讲完我们海上的悲惨经历。后来我们来到了这个岛上，就在这儿，我亲自教导你，使你学到了比别的公主小姐更丰富的知识，因为她们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了无聊的事情上面，并且她们的老师也不会像我这般认真。

米 兰 达 感谢你，父亲，现在请你告诉我，你为何要兴起这场风浪，因为我的心中惊疑不定。

普洛斯彼罗 听我说下去。出于奇怪的偶然，慈悲的上苍眷顾着我，已经把我的仇人引到这座岛上来了。我凭着预知术，知道了福星正在临近我命运的顶点，要是我现在轻易放弃这个机会，以后我的一生将再无出头的希望。别再多问了，你已经疲倦得打瞌睡了。很好，放心睡吧。我知道你不由自主。（米兰达睡着了。）

出来，仆人，出来；我已经准备好了。过来，我的爱丽儿，来吧。（爱丽儿上。）

爱 丽 儿 万福，我尊贵的主人！我来听候你的旨意！无论是在天空中飞翔也好，在水里游也好，往火里钻也好，腾云驾雾也好，凡是您下达的旨意，爱丽儿定会竭尽全力去执行。

普洛斯彼罗 精灵，你又没有完全地按照我的命令兴起那场风暴？

爱 丽 儿 不敢有丝毫懈怠。我登上了国王的船；我变成一团火球，一会儿在船头上，一会儿在船腰上，一会儿在每一间船舱中，我煽起了恐慌。有时，我的分身在各处都烧起火来。中桅上，帆桁上，



斜桅上，都同时燃烧着；然后我再把一团团的火合并起来。即使是天神的闪电，那可怕的雷霆的先驱者，也没有这么的迅捷炫目；硫黄的火光和轰炸声似乎在围攻那威风凛凛的海神，使他愤怒的波涛颤抖，使他手里可怕的三叉戟摇晃。

普洛斯彼罗 我勇敢的精灵！谁在这样的骚乱中不曾惊慌失措，仍旧坚定、镇静呢？

爱丽儿 没有一个人不是发疯似地干着一些不知死活的勾当。除了水手们以外，所有的人都逃出火光冲天的船，跳入泡沫翻滚的海水里。王子腓迪南，他的头发像海草一样乱成一团，他第一个跳入海中，高呼着：“地狱之门开了，所有的魔鬼都出来了。”

普洛斯彼罗 啊，真是我的好精灵！但这乱子是不是就在海岸边呢？

爱丽儿 就在海岸附近，主人。

普洛斯彼罗 爱丽儿，他们都没有送命吗？

爱丽儿 毫毛未损；他们的衣服上没有任何斑点，反倒比以前更干净了；就像你所吩咐的，我把他们一队队地分散在这座岛上。我让国王的儿子独自上了岸，把他留在岛上一个隐蔽的地方，让他悲伤地抱着两臂，坐在那儿，望着天空长吁短叹，把空气都吹凉了。

普洛斯彼罗 告诉我，你是怎样处置国王船上的水手们和其余的船只？

爱丽儿 国王的船安全地停泊在一个隐蔽处，你曾在某个半夜把我从那里叫醒，叫我到永远经波涛冲打的百慕大群上去采集露珠，船就藏在那儿；水手们精疲力竭后，我使了魔法让他们昏睡过去了，现在都躺在舱口下面。其余的被我分散的船只，现在又重新汇合，现在在地中海上漂着，他们看见国王的船沉没了，以为国王已经溺死了，都失魂落魄地驶回那不勒斯去了。

普洛斯彼罗 爱丽儿，你干得很好；但还有事情要你去做。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爱丽儿 中午已经过了。

普洛斯彼罗 至少两个钟头了。我们必须好好地利用从现在到六点钟这段时间。

爱丽儿 还有繁重的活吗？你既然这样麻烦我，我不得不提醒你所允诺我，但还没有履行的话。

普洛斯彼罗 怎么了？生气啦？你的要求是什么？

爱丽儿 我的自由。

普洛斯彼罗 在期限未满足之前吗？别想了！

爱丽儿 请你想想一直以来我是怎样尽心尽力地服侍你，从未对你说过谎，从未犯过一次错，服侍你的时候，不曾有一句怨言；你也曾



答应过我缩短一年我的服侍时间。

普洛斯彼罗 你忘记我是怎样把你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吗？

爱 丽 儿 没有忘记。

普洛斯彼罗 我想你已经忘记了，认为踏着海底的软泥，穿过凛冽的北风，在寒霜冻结的时候，在水道中为我奔走，就是了不得的辛苦了。

爱 丽 儿 我没有这样想，主人。

普洛斯彼罗 你说谎，坏蛋！你忘了那邪恶的女巫西考拉克斯了吗？她因为年老，心肠恶毒，全身佝偻得都像一个环了。你已经忘了她吗？

爱 丽 儿 没有，主人。

普洛斯彼罗 你忘了。她在哪儿出生的？说，告诉我。

爱 丽 儿 主人，在阿尔及尔。

普洛斯彼罗 啊，是在阿尔及尔吗？我必须每个月向你复述一次你是从哪儿来的，因为你一下就忘了。这个万恶的女巫西考拉克斯，因为作恶多端，和她那人人听了都害怕的妖法，她被逐出了阿尔及尔；但是因为她曾经行过某件好事，因此没有杀死她。是不是这样？

爱 丽 儿 是的，主人。

普洛斯彼罗 这个眼眶发青的妖妇被水手押到这儿来的时候，正怀着孕，水手们把她丢弃在这个岛上。你，我的奴隶，根据你说的，你当时是她的仆人；但是由于你太柔弱善良，不能奉行她粗暴邪恶的命令，违背了她的命令，她在暴怒中凭着她的强有力的妖役的帮助下，把你囚禁在一棵裂开的松树中。在那松树的裂缝里，你熬过了十二年痛苦的岁月；后来她死了，你便一直待在那儿，你不断地呻吟，像水车轮拍击水一样急速。那时这座岛上只有她生下来的儿子，一个浑身斑痣的贱种，没有一个人类。

爱 丽 儿 是的，她的儿子叫凯列班。

普洛斯彼罗 那个凯列班是个蠢东西，现在被我收留作苦役。你应该十分清楚当时我发现你的时候，你身处在怎样的苦难中，你的呻吟让豺狼嚎叫，哀鸣刺穿了愤怒的熊心。那是地狱般的折磨，即使是西考拉克斯也没有办法让你解脱。还是当我来到这座岛听到你的哀鸣，才魔法让那个松树张开裂口把你放了出来。

爱 丽 儿 我感谢你，主人。

普洛斯彼罗 倘若你再叽里咕噜地抱怨，我就劈开一棵橡树，把你钉在多节的树心，让你再呻吟十二个冬日。



- 爱 丽 儿 饶恕我，主人！我愿意听从命令，好好地执行你的吩咐。
- 普洛斯彼罗 好吧，只要你好好办事，两天后我就释放你。
- 爱 丽 儿 我的好主人！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事？尽管吩咐。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事？
- 普洛斯彼罗 去把你自己变成海中的仙女；除了我之外，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去，装扮好了再来。去吧，用心点！（爱丽儿下。）
- 宝 贝，起来！你睡得这么熟；醒来吧！
- 米 兰 达 你奇异的故事让我昏沉地睡去。
- 普洛斯彼罗 清醒一下。来，我们去看看我的奴隶凯列班，他从不曾回答过我们一句好话。
- 米 兰 达 父亲，那是个恶人，我不喜欢见到他。
- 普洛斯彼罗 虽然如此，但我们不能缺少他。他给我们生火，捡柴，替我们做有用的工作。喂，奴才！凯列班！你这土渣！说话。
- 凯 列 班 （在内）里面的柴火已经够了。
- 普洛斯彼罗 我命令你给我出来！你还有事情要做。出来，你这乌龟！还不出来吗？
- （爱丽儿扮作水中的仙女重上。）
- 出色的精灵！我聪明伶俐的爱丽儿，过来我跟你说话。
- 爱 丽 儿 主人，一切都听从你的吩咐。（下。）
- 普洛斯彼罗 你这恶毒的奴才，魔鬼和你那万恶的老娘生下来的，给我滚出来！
- （凯列班上。）
- 凯 列 班 愿我那邪恶的老娘用乌鸦毛在腐烂的沼泽里沾上的毒露倒在你们身上！愿西南的恶风把你们浑身都吹起水疱！
- 普洛斯彼罗 就凭着你出言不逊，今晚我定叫你抽筋，叫你的腰上像有针在刺一样，使你喘不过气；叫所有的刺猬们在漫漫长夜折磨你；你遍身将会被刺得像蜜蜂窠一样，每刺一下都会比蜜蜂刺的更痛。
- 凯 列 班 我必须吃晚饭。这座岛是我老娘西考拉克斯给我的，你把它从我这儿夺去。你刚来的时候，你抚摸我，待我好，给我有浆果的水喝，教我白天亮着的大的光叫什么，晚上亮着的小的光叫什么。因此我很喜欢你，带你去看岛上所有的丰富资源：清泉，盐井，还给你看哪些地是荒地，哪些地是沃土。我真该死让你知道这些！愿西考拉克斯所有的符咒，癞蛤蟆，甲虫，蝙蝠，都诅咒在你的身上！本来我可以自己称王，如今却要



做你唯一的奴仆；你把我禁锢在这堆岩石之间，而你却享有整个岛屿。

普洛斯彼罗 满嘴谎言的奴才，仁慈不能让你感恩，只有鞭打你才能让你听话！我也曾好好地待你，让你住在我们的洞里，但你却这般下流，企图破坏我女儿的贞洁。

凯列班 啊，哈哈！那时到手才好呢！假使你不曾妨碍我，这个岛上早就住满大大小小的凯列班了。

普洛斯彼罗 可恨的贱奴，不学一点好，坏事样样来！因为看你可怜，我才辛辛苦苦地教你讲话，时时刻刻地教你这样那样。那时你这野人连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都不懂，只能像禽兽一样咕噜咕噜，我教你怎样通过说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像你这下流胚子，即使受到了教化，天性中的劣性仍然改不过来，因此你才活该被禁锢在这堆岩石中间，这已经算是宽待你了。

凯列班 你教我讲话；我从上面得到的好处是知道了怎样骂人。愿血瘟病害死你，因为你教我说那种话！

普洛斯彼罗 妖妇的贱种，滚出去！去把柴火搬进来。赶快，你最好听话点，还有别的事情等着你干。你在耸肩吗，恶鬼？要是你不按我的吩咐做事，或者不情不愿，我定叫你浑身抽搐；让你的每一节骨头都疼痛，叫你痛得在地上打滚咆哮，野兽听见你的声音都会吓得发抖。

凯列班 不，不要，求求你。（旁白）我必须遵从。他的法力太高强，就连我老娘所礼拜的神明赛提伯斯都得听从于他，做他的仆人。

普洛斯彼罗 那么，贱奴，去吧！（凯列班下。）
（爱丽儿隐身重上，弹琴弹歌；腓迪南随后。）

爱丽儿（唱）

来吧，来到黄沙的海滨，

把手儿牵得紧紧。

跪膝膜拜，轻吻

海风轻抚海浪，

甜美的精灵，

在海上蹁跹起舞，

伴我歌唱。

听，听！（和声）